

书 简

林少华 张云多 侯 为等译

明治四十二年（1909）

1 三月六日自本所致广濑雄

敬启者：

大札奉悉。《丛林之书》有土肥春曙译本，少年时代尝读其一二。勇敢的小蒙格斯和狼孩儿莫格里以及椰树绿阴下打盹的水牛、甘甜的和风和温暖的日光拥裹中的热带风物，在幼小脑海中留下鲜明印象。因此很想接触原作。但以目前情况看，实在难以如愿，只好转而借助辞典一点点阅读《Rosmersholm》（《罗斯莫庄园》）。

提起《Rosmersholm》，窃以为此篇最深切地表现出梅列日科夫斯基所说“死之苦痛即生之苦痛”。虽不能以此一册英译本以易卜生通自诩，但还是感受到了保尔克曼的懊恼、《群鬼》的主人公的死、《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的决心、《埃斯特罗的英格夫人》的女主人公的再生。虽然这些人此时都想发出新生命诞生的第一声啼哭，但都没有描写得如同《Rosmersholm》的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那般栩栩如生。豪普特曼《寂寞的人们》多有受此作品感化之处，不过较之曾读过的《寂寞的人们》之日译本，我觉得《Rosmersholm》远为坚实有力。

恼人的是，纵使西洋名著，在东海竖子手中也成了不堪忍受的重负，或翻辞典或查资料，仍全然不知所云，只好逐一标明语义，让事件好歹显露端倪。继而复读三遍，以期窥见整个

事件首尾。更有甚者，序幕部分俱是暗示之语，令人苦不堪言。《你往何处去》虽说是在读《Rosmersholm》之间翻阅的，却迟迟不得进展，时时翻看前页，唯沮丧而已。

今天本想就《你往何处去》和《Rosmersholm》登门求教，不料清早有客来访，整整一日如陀螺枯坐家中，且谈且论，无法动身。并且近日因读《复活》下篇，难以参加雅邦会。

谈话部分虎头蛇尾，委员诸君为之遗憾，这点小生亦有所察觉。但小生至少曾在天祐聚会时，恳请先生对拙稿《批评的态度》予以斧正。归来后又再三修改，终于敢往筒井君处打去电话。“余心中窃喜，以为果断。然果断仅存在于顺境而非逆境之中”——此夜翻阅《舞姬》时所见之语未欺我也。

此后至学年结束，理应禁读、禁远行一周时间。禁远行不妨以散步代之，唯禁读实难做到。想读书想得无法忍耐时，不由得——虽有愧疚之感——将其藏在化学教科书之下偷偷翻阅。此乃惯伎，此次亦难免如法炮制，想来自觉滑稽。长篇累牍尽写一己之事——此利己主义自樗牛以来一以贯之，幸乞见谅。匆匆不一。此致

广濑先生砚北

芥川龙之介

三月六日夜

2 三月二十八日自铧子以自绘明信片致斋藤贞吉

碧水原藻花摇动，浪底游鱼可安宁？

芥川狂生

三月二十八日于铧子

明治四十三年（1910）

3 一月一日自本所以自绘明信片致斋藤贞吉
过来玩吧，请你喝柚味大酱汤。

龙生
元旦

4 四月自芝致山本喜誉司

Dear Sir:

终于下决心选英文专业，不再动摇。

文科报考者年年减少，如今一高勉强招满或略超计划数，
地方上则几乎没有招满。据说理科也遭相同命运。

近来据说出现一种新的倾向，即原先不知是否算作 industrial（实业）的农科开始吸引优秀考生。其中一人便是你，尽可大为得意一番。

想听音乐想得不行，今天也想去青年会馆一听为快，又转念作罢。心里有点别扭，没了出门勇气。下次再想听，求你一起去，一个人怕是永远去不成的。

你在用功吧？我仍在看难懂的《苔依丝》（《Thais》）。

能来就来一趟好吗？若勉勉强强就算了，来了拘拘谨谨也免了。不拘谨却忙得来不一会儿就走也不必来了。

来一趟很不容易：乘大门方向的电车在宇田川町下（新桥——源助町——露月町——宇田川町），下车后前行不远，在文具店同澡堂之间有一条窄巷，再往前穿过澡堂有耕牧堂广告的黑板壁一侧的小巷，就是宽阔的大道。临道有一条挂着耕牧舍招牌的小胡同，进去后右侧竖有招牌 牛奶，其对面右侧

有铺着两排花岗岩的小路。顺小路走到头有门。进门往右拐是某国会议员姨太太的房子。从那里钻进门，门左边有格子门。打开格子门左面有木屐箱，箱上有马形锁——到得此处，便准确无误地来到我的书桌处，即我位于芝的住所的门口。

平塚那边来了信，说好在肋骨没有抽掉，眼下正躺着休养。有机会不妨去看望一下。只要没那条黑狗我也会去的。

原以为瘦了，只见掉下两滴眼泪——所幸只掉两滴。

如果真要来，来之前用明信片告知一声，以便等着。

往后会时不时给你写信。寂寞起来就到处写信。不必次次回信。我去的信看也可以不看也没关系。有事时我会在信封上专门做个记号。

代问大家好。匆匆草此。

龙

四月花阴日

喜 兄

河柳黄昏绿泛紫，一缕愁思绕君家。

白花飘香风信子，窗畔思君黄昏时。

春宵灯影逐潮去，河畔君家入梦来。

5 六月六日自本所致广濑雄

谨启者：

昨晚恕小生失礼。今早同西川、山本三人同去一高交报名表。进校门时，一高钟楼指在九时半。门卫给我们的编号卡已达五十号，心中一惊。在门口脱掉木屐，光脚沿着冰冷的水泥走廊去会计科交报名费。会计科的人叫了小生一声“aku 川

君（芥川的芥字，日文读音应为 Akuta。此处意为读错——译者注）”，不由再次一惊，交出报名表。到休息室，身穿蓝制服勤杂工模样的人用铡草刀般的机器灵巧地将报名者照片四边（白色相纸部分）切去。然后一西服老人与一和服中年人将报名表和相片换成准考证，加之应试者看样子多已年过二十，至此生出第三次惊诧。见到去年的毕业生和前年的毕业生（？）松崎，又见细川同去年一个不知姓名的毕业生一道前来，略感意外。

我们交报名表的这段时间里，几个头戴白帽之人高声唱着什么走过，又见身穿式样奇特的教授服的身材瘦削的老师经过，羡慕不已。等候多时，终于轮到我们。交出报名表之后，得知二部乙中山本五十七号、西川五十八号；小生所在的一部乙中小生为四十四号，正好与小生一起的一个熟人为德法文列八十六号。而一部甲三部等似乎都已超过一百号。理科与文科的不景气由此观之亦一目了然。

将准考证和记载考试注意事项的纸揣在怀中，沿刚刚走来的泥泞道路返往住处，不由觉得自己的生活已告一小小段落。中榜也好落榜也好，此段落都将长久留存。

返回芝的住所，本想马上重查辞典，但觉腹内空空，激情涌涌，抚今追昔，羞愧不已。此刻心情好歹归于平复，一切如树间日光悄然照于胸际。专此奉告，匆匆不一。此致
广濑先生玉案下

芥川龙之介

六月六日

6 七月三日自本所致广濑雄

敬启者：

前夜恕小生失礼。当时拜借的 *Diminutive Dramas* 读来兴味盎然。淡淡的幽默如水流溢，堪称作者的特色。就刚才所读之处来说，*the aulis difficulty* 最令人心动。

上午山本来，告知决定入庆应大学就读。时下考罢不久，甚为兴奋，听不进小生所言。待其略微冷静之时再推荐一高。看来，较之小生所言，气质与境遇更占上风，略感不安。沼鹄当然已寄来理财科信函。昨天见到中塚、大塚、神山、筒井、长岛诸人，铁雄老汉（读作 Tetsuyu）因陈年咸菜得了胃炎，形容略显枯槁，但气冲牛斗，口称“吹毛挥剑，即可斩断双手之声”，出言不可一世。中塚则相当悲观，连连表示放假即开始用功，明年当然再试一高。

今晨细雨霏霏，独坐翻开许浑丁卯诗集，但觉愁情如雾，扑面而来。其怀古七律，尤为格调哀伤，较之李义山更为细腻，较之温飞卿更为哀艳。青莲少陵以降，以七律独步斗南，良有以也，实非偶然。专此匆匆，祇候广濑先生旅途顺利。

芥川龙之介顿首

三日晨

7 八月二十九日自芝致斋藤贞吉美术明信片

听说您外出不在，无论如何请再出来一次。明天或后天我回来。无论摇曳的绿叶还是飞蛾的羽色都已见秋季降临，不禁想起 Rodenbach（罗登巴赫，1855—1898，比利时法语诗人——译者注）的诗。明信片没有了，改用美国的美术明信片，乞谅。

立秋风起日，牙镶一抹银。
秋来献宝刀，试刀正今朝。

芥川生

一九一〇年八月二十九日于芝

8 九月一日自本所致斋藤贞吉美术明信片

从信上看，想必你不再考一高了。果真如此，谅不至于在乡下度过一年，个中缘由多少推测得出。不过就不从门外汉角度深究细问了，那样有失礼节。俄罗斯北部的白桦林为屠格涅夫带来《猎人日记》之雄篇巨构，空旷大草原的蓝花芬芳为果戈理带来了《塔拉斯·布尔巴》中的美丽风景。相信“信州”也一定为你带来什么。务请不断来信。另外，动身前若有时间，希望来我这里一次。匆匆不一。

一九一〇年九月一日

晚潮云色暗，旋花甘蔗田。

明治四十四年（1911）

9 十月十七日自新宿致中塚癸巳男

敬启者：

前天自盐原回来，双脚底板长满水泡。无论坐卧都一跳一跳作痛，行走更痛。遂将香烟灰和饭粒黏合敷上，看情形很难马上治好。

其实第一天到盐原时水泡即已蔓延整个脚底，痛得没心绪

跟西川说话。寂寞难耐，便写了两三页信，随后躺倒独自连发牢骚——什么“这家旅馆尽让吃米糍子儿”啦，什么“旅馆女佣假装热情”啦，不一而足。于是西川说道：“中塚那里由我来发明信片！”西川刚才就一个劲儿在明信片上挥笔不止，并且欣欣然自以为是地自言自语：“这张吼哮瀑明信片寄给老唱寮歌唱个没完的同学好了！”“明天是不是去买栗子羊羹作礼物送人啊？”我本来给水泡折腾得正苦，当即顺水推舟说“那就拜托了”。西川略一沉吟，说出一句既像疑问又不像疑问的话来：“中村还那么懒散不成？”若是别的家伙这样说，我肯定应道“我怎么晓得”。但对方是西川，作为我也就必须认真回答了。若问为什么必须认真回答，需稍加说明才行。本来西川这人是不怎么说这种话的，没有以铜充金的卑劣根性，绝非表面愁眉苦脸而心中嗤嗤窃笑之人。人世间，那种内心百般嘲笑而脸上一副担忧神情或显得十分惊讶的家伙无论哪里都多得挤不开推不动。面对这种家伙，我也必须做出正当防卫，或待之以皮笑肉不笑，或冷冷打发走了事。唯独西川不同，西川全然没有这种寡廉鲜耻低俗顽劣之处。所以我也认真起来——也不限于此时，任何时候我都认真相待。

于是我答道：“懒散了怕不好办。”又补充一句，“说不定他真有点懒散。”西川问：“没去哪里的预科学校？”往下西川和我的交谈大致是这样的。

A：“哪里也没去吧？”

N：“那就打算用功了？”

A：“想必是的。”

N：“一个人用功，非有相当强的毅力不可。不注意不行。”

A：“来年无论如何得考上。我是希望他一分一秒都不要

懒散。”

西川默默写出你的地址：“小梅业平町五十”。我歪倒看了十来分钟莫泊桑的短篇小说。虽然时间还早，但由于困意上来，两人钻进被窝，一边看着红色的灯火苗一边说话。西川又问：“中塚那里可有信来？”

A “唔，有画着幽灵的木版画明信片 and 问候病情的明信片寄来。”

N “像是用功了？”

A “用功的吧。”

N “来年考不上可就完了。”

A “他说要像××君那样第四年补缺入学——怕是心里没底。”

N：“那是够受的啊！”

A：“只要不过于懒散，还是考得上的……”

N：“懒散不得。”

接下去，就班上的同学评头品足一番。不到二十分钟，两人都困了。“往下再说什么权当梦话。”西川如此言毕，睡了过去。

也许你以为我写的无聊至极，但我俩的确是开诚布公。我想自己大概永远不会忘记在能听到帚川水流声的温泉旅馆里盘着长满水泡的双脚答道“哪里也没去吧”之时的感触。西川一向不把别人的事放在心中，却两次主动把话题引到你身上——现在想起来都禁不住眼角发热。

我此刻在新宿你所知道的二楼书房里写这封信。写着写着落下两滴泪来。我们惟愿你一步步做出正确的努力。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眼前始终有你母亲和祖母的身影；不但母亲和祖母，还不要忘记你的父亲也在等待你的安慰。只要不忘记这点就足

够了。一高宿舍里至少有三个人为你祝福，什么都可以忘，唯独这个不要忘。不要忘记你的家庭为你付出的银子般美丽的牺牲。

写了许多无聊琐事，夜已深了，就此搁笔。也没重看一遍就这样装入信封，你就边猜边看吧。此致

中塚癸巳男兄

芥川龙之介

十七日夜

10 明治四十四年（1911）（推定）致山本喜誉司（抄本）

雨中独自散步到十一点，两次从你家门前走过，不知何故，总觉得心焦意躁。很想把这焦躁心情告诉你，除你以外，料想没人肯听。

前面有一大陷阱，而我通行的路唯此一条，无论如何都要掉进陷阱里——果真如此，情况会怎么样呢？立时瘫痪不成？以抱病痛饮的尾城的心情来看，我想十分令人不忍。而我本身岂不也成了令人不忍之人？莱蒙托夫说：“自己的灵魂有两个。一个始终劳作，另一个观察其劳作并说三道四。”我也总是觉得自己有两个，一个自己不断冷笑着侮辱另一个自己。我是个没有志气没有价值的人。也许你问我保尔克曼读了，娜拉也读了，为什么还不能活出自己的生活。然而我怎么也安不下神来。我一方面醉意上头，一方面清醒如初；我一方面身陷牢笼，一方面自由自在。在时时感受生命力与性欲的同时，又时时觉得空虚，就好像两个相反的东西总要同时朝相反的方向动。我相信自己是聪明的，只是那聪明是应诅咒的聪明。我希望聪明，却因聪明而苦恼。但愿这两个相克的巨力有一个不翼而飞，否则我将永远不安，永远懦弱得这般不知所措。你或许

嗤笑我，那就嗤笑好了，因为我的确是这么感觉的。

任何时候我都觉得孤孤单单，悲伤涌满心间，如同行走在寂寞的朝觐路上，只能求助于怀有同样（多多少少）情感的你。倘若没有你，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想到迟早有一天同你分开，我就不由孤寂难耐，仿佛被人抛弃。

干什么都一样，最后都面临同样命运，因为任何人都遭遇同样命运，全然不晓得活着是为什么。神也渐渐与我疏离。为传宗接代而生存，为生养子孙而生存——我甚至认为大约这便是真理。弥补外面生活缺陷的欢乐也许让我忘记这种痛苦，可是空虚感又怎么能够去掉呢！为传宗接代而生存，这一说法岂不含带伤感意味？归根结底唯有一死，却又觉得总有办法可想，觉得不死也未尝不可。怯懦！优柔寡断！不能死的理由让我不死，而家庭拖累之锤更使这怯懦变得顽强，尽管在日记中几次写下死字。

如此说来，日记近来也中断了，过去几年的日记全是谎言。假如为了日后读来有趣，则根本没必要写日记。何苦把那般愚不可及的事言过其实地写成日记呢！

不知何去何从，只能苦笑着活下去。那样一来，迟早上年纪会死掉。即使不死，思想也将与现在截然不同。总有一天“忘却”的悲哀将我淹没。

神神经经的话说得够多的了，实际上这样的念头也久久挥之不去。若重读一遍，说不定不愿意给你看了，就这样寄过去好了。

错字漏字请费神斟酌。

祝你考试顺利！

龙生

十一日夜十二时于烛光下

明治四十五年 大正元年（1912）

11 七月十五日自新宿致恒藤恭

久疏问候，歉甚歉甚。

近日去学校看成绩，遇见石田君、大江君等人。本应前天上午公布，却拖到翌日下午才好歹出来。天气极热，天空都像柏油路面烂得白花花的。特意冒着酷暑出来一次，便想顺便去你那里告诉一声。但石田君夸口说由他通知很多很多人，其中也有你的名字，于是作罢，毕竟没必要费二遍事。铃木考得叫人可怜，后藤倒是没办法的事。

放假前的打算一项也未落实。书看得没那么快，也没心思去旅行，每天只是怅怅然听着玻璃门外的雨声。人很少来，我也极少去别人那里。胃有点不适，快快不快，但此外并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用布做两个大茶袋样的口袋，腿伸进袋里，用真田绳将口扎紧，以免蚊子叮咬，如此看书或午睡。但愿暑假永远持续下去。

高考已经结束。kanipan 想必不行了，问题非常简单，尤其国语汉文更是简单得不成样子。由于太简单了，评分时老师的心情难免占很大成分。以汉文为例呈上一览：丰太閤磊磊落落气象，似石勒，而其胆略过之。其代织田氏兴，虽未免欺其孤儿寡母，荡扫海内，济二百年涂炭之民。惜乎能治乱而不能成治世。何况，丰太閤和石勒有 underlin（下划线），表示乃固有名词，纵然中学二年级都能读懂。

去帝国剧院看紫红氏恋洞，了无情趣。夏洛克·福尔摩斯和喜剧让人没办法看下去，提早乘电车摇摇晃晃回家。留在眼帘里的只是中幕弁庆上使幸四郎弁庆，总之全是骗小孩的名

堂。在蚊帐中躺着的时候总是赏玩旧剧——除了旧剧本别无赏玩之物，想来令人担忧。不过，只要编剧仍出于对文艺怀有兴趣的年轻公子哥之手，这种情况就将持续下去。

若有 mysterious（神秘）故事，请告诉我一声。届时顺便将犹如八百万天神军马蹄声响彻八方的公司名称写好寄来。罗赛蒂（1828—1882，英国画家、诗人——译者注）在其诗集的序里写他超然物外，大凡书都能看得入迷。此言正合我意，不禁一笑，因而不时阅读罗赛蒂。但愿能和这位诗人一样在纯粹的诗之天国中生活。adieu（再见）。

龙

盂兰盆节十五日

12 八月二日自新宿致藤冈藏六

天皇病重期间写信刚要发出，却因号外连连忘在一边。现在仍在书架上，已经落满灰尘。这期间，你寄来装在桃红色信封里的信，于是将上一封信撕开重新写。天皇病重时，晚间去二重桥遥拜，姐姐含泪说，有三个小学生脸贴地跪拜二三十分钟。我听了也为之感动。不多日，在二重桥旁，有学生口称愿代天皇赴死而将烈性药吞下，我很快变得快快不快。本来打算坐电车前去遥拜，随即转念作罢：与其去那些家伙群聚的地方，远不如在家里祈祷康复。正当此时，驾崩号外印出。手拿黎明昏暗中到来的黑框号外时，深深感到懊悔没去遥拜。昨天（一日）学校举行悼念仪式，在京学生来了很多。菊池君在大礼堂红黄色校旗下致悼词，之后他讲了很长的话。天气非常炎热。在此之前，宿舍寮管理委员出门把寮生的慰问信送往菊池君处。不料时过半夜十一点，菊池君仍未返回，只好折回宿舍。路上遇到老师，老师醉脸迎风，说“陛下病情实在令人

痛心”。听说此乃廿八日夜里的事情。管理委员又去谷山君处。其时学监边喝酒边说道：“眼下天翻地覆，堀君却去浅草耍闹，真没办法！”而酒只管喝个不停。这 Scandal（丑闻）传到我耳里，很是反感。心想较之那悼念之词，没有任何学问的母亲和伯父倒高尚得多。实际上驾崩号外出来时，我家里的人也全都哭了。若是这样子下去，学校怕也一塌糊涂。

如果旅行不被算在娱乐性活动里面，哀悼期满后我也想外出旅行。还没完全拿定主意。我的脑海中，时不时闪出猪苗代湖那蓝色的平面，很想去那一带看看。

东京很热，热得忍无可忍。加之地处城边，蚊子多多。金翅虫、浮尘子和羽蚁等家伙纷纷扑灯而来。夏天委实讨厌。

Hiawatha 有点意思。感觉上似乎可以听到在圆叶柳——美国印第安质朴的兽皮上画的那种圆叶柳——树阴下吹出的笛声。Peace - Pipe. Hiawatha and Mudjekeewle. The Son of Evening Star. Hiawatha's Departure（和平烟斗。海华沙与穆杰基维人。黄昏星之子。海华沙之离去。）——我认为相当不错。其中出现的幽灵虽不怎么样，但无论怎么说，Longfellow（朗费罗，1807~1882，美国诗人——译者注）诗歌中恐怕还是《Evangeline》（《伊凡吉林》）最好。

铃木从大连来信了，受中国料理影响，又去看中国戏剧，真有干劲。灰色的平原和蓝色大海那钢板般的平面浮上眼帘。红色灯光中如泣如诉的凤管月琴声传来耳畔。近来有人一再劝我去南清。没有钱，拒绝了。中国东北稀稀拉拉长着玉米，仿佛听得黑猪在里面哼哼地叫，但照在扬子江柳树上的日光极想沐浴一次。

mysterious（神秘）的话题请写一点过来，什么都行。说什么作为文章不够分量，就别谦逊了。

生活依旧平静时去图书馆查阅“怪异”标题下的目录。近来读了稻生物怪录，颇为有趣。此外还看了睿山天狗案和本朝妖魅考等等。这种远离现代的东西读起来，恍惚觉得天狗真有可能以名为“糞鸢”的老鹰身形出现在眼前。“糞鸢”一词不同凡响。

祝健康。

龙

13 八月十六日从火车上致恒藤恭明信片

卖药郎如豚嗜酒，醉眠火车日昏黄。
落日金晖思未尽，头倚车窗听月琴。（车中）
日暮草原生悲色，风铃草梦满银辉。（路上）

芥川生

一、八、一六 赴木曾途中

大正二年（1913）

14 六月二十一日自新宿致浅野三千三明信片

浅野君：

得知即将被允许免试入学，可喜可贺。

体检之前，唯愿仔细注意健康，万勿疏忽。

朝来淡云微风，且昨日考试完毕，一日百无聊赖。得闲时敬请光临，扫阶恭候。专此不一。

芥川生

六月廿一日晨